



爱好书吧！

我的第一本书

长沙·上海
湖南书讯报
湖南人民出版社
编辑部

我的第一本书

上海《书讯报》编辑部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32388



长沙·湖南人民出版社

1032388

我的第一本书

上海《书讯报》编辑部

责任编辑：张自文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48,000 印张：9.375 印数：1 —— 6,400

统一书号：10109 · 1932 定价：1.10元

前　　言

一本书从孕育于作家脑海到呈现在读者眼前，经历了多少阵痛、多少苦恼，并伴随着多少希望和欢乐，这除了作家本人之外，大概不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吧。正如一个新生命从受孕伊始至分娩降世，只有母亲真正体味过其间的甘苦忧乐。本书荟集我国现代、当代部分知名作家漫叙其初涉文坛时的体味和追求，这也许能拨动一些喜爱文学的青年激动的心弦。

本书作家中，有的年过古稀，著作等身；有的适当盛年，高奏着大江东去；有的锋芒初露，正跃马扬戈。他们回首往昔的学步与拼搏，成败与得失，无不感慨万千。他们把珍惜自己的“第一本”、“第一篇”的心声，共鸣在本书中，一同诉诸翻开本书的亲爱的朋友。

· 编者 ·

目 录

(大致以作家所谈的“第一本”产生的时代为序)

- 我的第一本书 郭绍虞 (1)
我的第一本童话集《稻草人》 叶圣陶 (6)
我的第一篇散文 陈学昭 (9)
从第一本书联想到良师益友 李霁野 (12)
我的第一本书 赵景深 (19)
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 沙 汀 (23)
我的诗的第一产《烙印》的出世 凛克家 (26)
《跋涉》的跋涉
——记我们的第一本书 萧 军 (30)
我的第一本书 高士其 (36)
我的第一本书 莫 耶 (39)
我所读的第一本书 马冰山 (43)
关于“我的第一本书” 陈白尘 (46)
我的第一本书 端木蕻良 (50)
四十三年前的旧事 谷斯范 (56)
贵在第一步 金 近 (60)
我的第一本书 哈 华 (63)
忆昔乳燕初飞时 碧 野 (72)

- 我的第一部小说 丰 村 (76)
无法回答的回答
 ——我的第一本书 古立高 (81)
讯息 徐 刚 (85)
也谈我的第一本书 柯 蓝 (89)
小书——《纠纷》 茵 子 (93)
我的《意识以外》 方 纪 (97)
我的第一本书 秦 牧 (103)
在我学步的时候 李心田 (107)
我的第一本书
 ——《老赵下乡》 俞 林 (113)
我的第一本译书 李俍民 (116)
心头上的温暖
 ——也谈“我的第一本书” 鲍 昌 (119)
我的第一本书 杜鹏程 (123)
往昔的回忆
 ——也说说“我的第一本书” 柳 溪 (127)
我的第一本书《李二嫂改嫁》 王安友 (131)
《前线记事》的记事 吴 强 (137)
从《骨肉》到《蛙女》 胡万春 (145)
一本“速朽”的书 任大霖 (152)
我写作的第一本书 阿 凤 (157)
我的第一篇作品
 是哪一篇呢 [蒙古族] 敖德斯尔 (161)

- 我的第一本书 吴运铎 (168)
回忆往事感念不已 刘绍棠 (172)
难忘的时刻 胡 昭 (177)
金灿灿的时代 程树榛 (181)
答非所问
- 关于《我的第一本书》 张天民 (187)
- 时间是文学作品最公正、最
无情的批评家
- 写在《海河春秋》新一版
- 出书之后 王昌定 (191)
从《自由神的眼泪》到《自由神
的命运》 鄂 华 (195)
炉边闲话《战斗的青春》 雪 克 (199)
脚步·友谊·书碑
- 忆我的处女诗集《为了
金色的理想》 纪 鹏 (206)
第一本书留下的印象最深 叶永烈 (214)
我的第一本书 海 笑 (218)
我的第一本书 刘 真 (223)
谱写儿童美好的心曲 郭玉道 (227)
我的第一本书 陈立德 (230)
书，友谊的桥梁
- 关于我的第一本日文版
短篇小说集 凤 章 (237)

《边疆新苗》历险小记	沙叶新	(241)
从失败中走出的路	叶 辛	(246)
从幼稚里走出 在幼稚里成长	古 华	(250)
《羊城一夜》的出书经过和感想	陈国凯	(255)
也算是《马兰草》的后记	亢彩屏	(259)
我的第一本书	杨干华	(265)
我出版的第一本书	苏阿芒	(268)
“第一”何其难	蒋子龙	(270)
我的第一本书	叶文玲	(276)
笙歌序曲	[苗族]潘俊龄	(284)
《人生的道路》		
——我的第一本书	洁 淇	(290)



我的第一本书

郭绍虞

感谢《书讯报》编辑部出此佳题，自己在无涯学海中拾得第一枚贝壳的情景，的确值得回味。

说起我的第一本书，还有一段趣话。记得数年前，有两位在北京研究体育科学的同志，千里迢迢来上海寻访《中国体育史》的作者——吴县郭希汾。他们跑了包括上海体院、体育科研所等专业单位在内的不少地方，都未见到此人。极巧，体育科研所有一位我的近邻告诉他们，我姓郭，又是苏州人，说不定知道郭希汾是何许人也。于是，这两位北京同志抱着一线希望来到我家，相见之下，才知道郭希汾者即郭绍虞（希汾是我本名，绍虞是我的字），《中国体育史》正是我在一九一九年出

版的第一本书。

“你怎么会写起体育史来？”我想，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绝不会仅有这两位北京同志，这就不免使我旧话重提了。

我幼年时家境贫寒，故未入私塾。此时在戊戌变法之后，苏州得风气之先，已办学校。我由亲戚介绍，就入陆雨庵先生办的崇辨学校，后来再进了表兄陆严甫先生的蒙养义塾，那就连学费都不要了。此时学校初兴，根本没有教科书。两位先生授课，便用当时的报刊文章、革命志士印发的传单为教材，这种文章沉痛处催人泪下，激昂时沸我热血。在良师熏陶之下，我便学到锋芒的笔路，既明显，又动人；还使我少年立志，欲救中华于贫弱。我进苏州中等土木学校时，正值辛亥革命前夕，还集合同道办了一个《嘤鸣》刊物，我常用“一一”的笔名在上面发表文章。嘤鸣者，取《诗经·小雅·伐木》：“嘤其鸣矣，求其友声”的意思，就是想通过这小小的一块阵地，结识和团结一些别个学校的青年同志。

一年之后，辛亥革命成功，我因家中经济上无力支持，不得不辍学，为谋生而奔波。后来我在上海尚公小学教书。一次于旧书店购得了全部《国粹学报》，即成为我开始自学的资料。不久见报载进步书局征聘编辑的广告，我即以正在编写

的小学文法稿应征，居然成功。进入进步书局后，我一面担任编辑工作，一面坚持自学，直到进步书局并入中华书局，我复返尚公小学执教。尚公的体育教师傅彝斋、庞醒跃在“体育救国”之说倡行之时创办东亚体育专科学校，邀我去任体育教员。该校无现成教材，为教好体育史及体育理论课，我遂开始写《中国体育史》稿。

这部小书，完全是在业余时间写就的。当时，为生计所困，我除了在以上两处教书外，还去启秀女校兼课，骑一辆自行车跑来跑去，一周共有三十六个钟头的课，生活固然紧张，但也有很大受益之处。尚公小学是商务印书馆的子弟学校，校长庄百渝先生就是商务编辑所的负责人之一。在尚公任教，可去幽芬楼借书，我就凭籍这个机会，利用中午休息时间，阅读了大量的藏书和有关资料，写成了《中国体育史》。

书成后，除授课之用外，因心血所在，不免思投稿一试，老友叶绍钧（圣陶）还作了序言。还是请庄百渝先生送到商务去的，但书局方面说这是冷门，只肯出四十元将版权买断，我也只得接受。谁知此书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出版后，到次年三月便因脱销而再版，后来竟又再版了好几次，并收入《史地小丛书》和《万有文库》，这是商务老板未能预料到的。我想，此小书之所以受欢迎，恐

怕正是广大读者关心“至今民生孱弱，由于体育上何种关系”（叶圣陶序）的缘故罢。

其实，在《中国体育史》之前，我还出过一些著作，在进步书局时编的《历代文和历代诗的评注读本》中关于清诗部分，就有我的力量。但因我当时是无名小卒，老板不愿在书上刊出注者的姓名，直到后来出《清诗评注读本》和《战国策评注》时，才写上了我的名字。可是我始终以为作注解毕竟算不得自己的书。故“我的第一本书”仍应算《中国体育史》。

“五四”运动既起，我到了北京，一方面为《晨报》副刊写稿，一方面在北京大学旁听，开始对学术研究引起了兴趣。追想到后来我能在大学教书，也还是靠这第一本小书——《中国体育史》。

人到老年，常悔其少作。我回首早年某些习作，也不免有此感。但是，对《中国体育史》，我却未尝有悔。“体育救国”之说固然幼稚，但体育于振兴中华，则绝非可有可无。《中国体育史》倡“智德体三育并重之说”（序例），尚未过时。且以为“吾国体育发达之早，远过欧美，季世右文，遂致衰弱。至今日而求野求夷，只可吸收新质，以添营养之资，不可袭人成法；转忘遗传之本”（序例），意在通过认识中国体育历史，增强中华民族自信之心。此于今亦不无裨益。

今中国女排七战七捷，夺得世界冠军。举国上下，群情欢腾，“中国万岁”之声不绝。我观电视球赛之时，亦有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之感。这就可知体育于发扬民族精神之重要了。我所憾者，后从大学执教，治文学与语法修辞学，便未再深入研究并修订《中国体育史》。希望今日有学有识之士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，写出压倒超过《中国体育史》之高水准新著，以发扬光大中国之优秀体育传统。至盼至盼！

叶圣陶



我的第一本童话集《稻草人》

我的第一本童话集《稻草人》的第一篇是《小白船》，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，我写童话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。接着在十六日、十七日写了《傻子》和《燕子》；隔了两天，在二十日又写了《一粒种子》。不到一个星期写了四篇童话，我自己也不敢相信了，这种情形不止一次，那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三十日，也是六天，写了《地球》《芳儿的梦》《新的表》《梧桐子》《大喉咙》，一共五篇。一九二一年冬季，正是我和朱佩弦（自清）先生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日夕相处的日子，两个人在一间卧室里休息，在一间休憩室里备课，闲谈，改本子，写东西。可能因为兴致高，下笔就快些。

朱先生有一篇散文记下了那些值得怀念的日子，中间提到我写童话的情形，说我构思和下笔都很敏捷。我自己可完全记不起来了，好象从来不曾这样敏捷过。

我写童话，当然是受了西方的影响。五四前后，格林、安徒生、王尔德的童话陆续介绍过来。

这个小学教员，对这种适宜给儿童阅读的文学形式当然会注意，于是有了自己来试一试的想头。还有个促使我试一试的人，就是郑振铎先生，他主编《儿童世界》，要我供给稿子。《儿童世界》每个星期出一期，他拉稿拉得勤，我也就写得勤了。

这股写童话的劲头只持续了半年多，到第二年六月写完了那篇《稻草人》为止。为什么停下来了，现在说不出，恐怕当时也未必说得出来。会不会因为郑先生不编《儿童世界》了？有这个可能，要查史料才能肯定。从《小白船》到《稻草人》，一共二十三篇童话，编成一本集子，就用《稻草人》作书名，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出版，列入《文学研究会丛书》，因为我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。

《稻草人》这本集子中的二十三篇童话，前后不大一致，当时自己并不觉得，只在有点儿什么感触，认为可以写成童话的时候，就把它写了出来。我只管这样一篇接一篇地写，有的朋友却来

提醒我了，说我一连有好些篇，写的都是实际的社会生活，越来越不象童话了，那么凄凄惨惨的，离开美丽的童话境界太远了。经朋友一说，我自己也觉察到了。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生活在那个时代，我感受到的就是这些嘛。所以编成集子的时候，我还是把《稻草人》这个篇名作为集子的名称。

陈学昭



我的第一篇散文

一九二三年，我看上海《时报》上刊着元旦增刊一个征文题目：《我所希望的新妇女》。预定录取三篇。

我写好了后，寄给《时报》。用假名陈学昭，因为我欢喜读《昭明文选》，才用了这么个假名。这是我第一次向报纸投稿；这也是我第一次没有得到兄长们的准许和命令，偷偷地独立做的小事情。一九二四年《时报》的元旦增刊上，登出了这次征文，我投寄的稿是排在第二篇。接着，收到了五元稿酬，我将二元悄悄地塞在母亲的枕头下，她长年瘫痪在床上；三元用来买了点衣料，解决了自己过冬的罩衫及裙子。我开始认识《时报》主